

本埠生活录

热食

◆ 石磊

风月总无边

胃的故乡

◆ 何菲

之一,跟 darling 蜜雪儿约会,沸火滚烫的约会,晃去淡水路吃东西,再晃去巴黎新村看旧房子,一边汗流浹背乱晃,一边听蜜雪儿讲些妇产科里回肠荡气发人深省的私料八卦。逼近 40 度的高温天气,全上海兴致最勃勃的两枚女子,大概就是蜜雪儿跟我了。我猜的。

淡水路从前是鹅卵石铺路,一间著名的淡水路小菜场横在中腰,十分具体地解决民生问题漫漫若千年。如今的淡水路,则开始解决周边商铺租金贵到崩盘之后的民生问题继续漫漫若千年。新天地田子坊思南公馆,一个一个相继上天不近人情之后,淡水路窃窕浮出水面,变得好吃好玩好合理起来。

拣了 small spice 推门进去,蜜雪儿十秒之内,以医院总裁的精确如手术刀的犀利眼光,告诉我,哼哼,一共 12 只位子。这家小馆子做日式咖喱,吃咖喱牛肉蛋包饭,豆腐牛油果沙拉,这种菜

谱,只有日本人想得出来。东西老实实在地好吃,馆子简简单单地美好,本埠著名女强人蜜雪儿心花怒放开心如一枚玲珑小女生。

饭后跟日本人老板聊聊天,前中年男,漂洋过海跑到上海开这么间小馆子,想必是半肚子的故事。看我吃完饭,拿着铺子里的日本杂志乱拍照,日本男人一声不响走过来,帮我收走餐具腾出空间,安安心心摊开杂志尽兴拍。

最后坐不住了,厨房开始称香辛料,准备熬咖喱,弥漫一屋子的洋葱生姜的辣味,刺激得我们热泪长流。

推门出来,街对面就是大雅堂,进去晃晃,刚巧大雅堂主持苏绣夫人的千金,亲自在铺子里照料生意,便慢慢聊聊天。据大小姐讲,是给田子坊的高腾租金,活生生给赶到淡水路来的。

之二,亚妹妹招食,于鲁迅公园内的莹珠阁,开一席精致小宴。无比闷热溽湿的黄昏,穿过荷叶田田的公园,于轰然喧阗的蝉鸣

中热汗淋漓地奔去。亚妹妹心思甜蜜,特地备了我爱的庆林春小叶茉莉,醞醞泡了来,一盅入口,真真消暑解愁困,绵绵叹息不已。

当晚最媚人的菜,是一味麻球薄饼封神榜牛肉,听起来像章回小说之一折,十分提神十分补。菜是拎在鸟笼里上桌的,炫得眼花缭乱。撕开薄皮大麻球,将秘制油条碎与封神榜牛肉,一股脑塞入球里,哇呜一大口,真真豪迈动人,气贯长虹。一球入肚,果真添我很多很多三伏天里勇往直前的心与力。

席上多枚本埠博物馆专家,闲闲讲起于隆冬深夜,千里奔驰去宝鸡的博物馆,请出 3000 年前的铜车马部件,匪夷所思地端详良久,心潮之起伏,不足与君说。

如此的良宵,如此的漫漶,有中国人,在此深思。

那天黄昏在罗马,与好友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已是北京时间零点了,他说他正独自在家吃宵夜。内容是干煎带鱼、尖椒干丝和冰啤酒。味道感瞬间涌进我的嘴巴,已吃了十天干乎乎西餐的我,胃开始强烈思乡。

有次我和警官讨论猪肉的问题,他说他家长沙的土猪肉那才叫个香!用来做小炒肉至少可以吃三碗米饭。还有辣椒萝卜,是能引起湘人广泛共鸣的发酵食物——“轻咬一口,蹦脆的萝卜早已褪去青涩味,只剩下略微的甘甜,混合着剁椒的酸爽香辣,用来配白粥简直是人间美味。”方警官忘情描述。

去山东友人家吃饺子是一件大事。老夫妻俩是南下干部,生活在上海五十多年了,还保持着北方乡音和味觉审美,对包饺子有着类似宗教仪式般的虔诚。饺子皮必须自己擀,放多少

黑面粉多少精白粉加多少水,馅儿里放多少肉多少蛋多少开洋多少韭菜,必须完全参照古法传下来的比例。

每每深夜腹中空乏,有两样异地食物是让我辗转难眠的。其一,广州流花湖公园的粥。那个园子,夜越深人越多,热闹归热闹,却不见嘈杂,大抵因为食客们早已是老火粥滋养得气定神闲。虫草菌菇粥,整番只水蟹粥,陈肾菜干粥是大爱,鲜美妥帖,滋润舒泰。其实粥是一种很平的吃食,却是最能勾起乡愁、让人瞬间泪奔的东西。

还有登亭的鳗鱼饭。这家店在银座,属东京的人气美食店,真是小,一次至多容纳 9 位食客就餐,常年有等位。我就在非午餐正点时间排队半小时吃到一匣流传了 46 年的鳗鱼饭。登亭有蒲烧定食、白烧定食、重竹、重梅等四五种套餐,单品也不过是增加鳗鱼肝脏、上新香等五六味小食,几乎皆为鳗的外延。在日本,鳗鱼饭有时会写着“松、竹、梅”或“上、并”之类的字样,指向鳗的尺寸和部位。

46 年专攻一种食材,不开分店,这对于凡事皆做到极致的民族是可以理解的,美味却无法预料。我点了蒲烧定食,打开食匣,三段宽厚油润的鳗鱼铺在晶莹的米饭上,妖妍如西子,浓肥辛甘,丰腴脂香,实在对得起 3600 日元的不菲价格……

在我深夜陷入顿想不能自拔时,枕边人提醒我,行了,起来吃块炸猪排吧。我顺竿爬,“要拍三次面包粉,还要蘸泰康黄牌辣酱油!”

繁华与寂寞

我的几个家

◆ 赵波

丰子恺的画意

买得一枝春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一个农民打扮的卖花人挑了一担花停在街头,爸爸带着女儿和儿子走过看见了,那儿子嚷着要买花。其实他姐姐更爱花。不过女儿年长于弟弟,懂些事,没开口。爸爸也是爱花的人,女儿知道爸爸一定会买。果然,爸爸选中了一枝花,正伸手掏钱。这花买回家去插在瓶里,多好看啊!以前我也常常买花回来。不过,如今我如遇见卖花的,只是欣赏欣赏,不会买下来。因为自己老了,如买了鲜花带回家插在有水的花瓶里,没几天就会枯萎。那时我就会联想到一个老人“枯萎”的样子。所以我家里只买些假花来插在框框里,可以一直欣赏好几年。

总是想得太多

天台山

◆ 戴蓉

十分赞同“风景在路上”的说法。车子还没到天台山,从车窗里望见远处山峰的轮廓和路旁的修竹,心里一阵清凉。山风翻起树叶反面的银白色,远看就像一树树白花。到了华顶,瞥见竹篱密密围着的园子,开始以为种的是天台的云雾茶,后来看见植株阔大的叶子,才反应过来是高山杜鹃。可惜不是春天,看不见“云锦杜鹃”花团锦簇的盛景。午后一朵朵乌云飘过来,雨滴豆子般倾泻而下,随后又变成支支透明的飞箭,一面山坡全都笼罩在亮白的雨雾里。

依山而建的国清寺,山门并不显赫。细看之下,发现寺外的隋塔、寒拾亭和照壁居然各自随处而建,完全不在一条直线上,既闲散又落落大方。寺中佛像面相丰硕饱满,宝冠璎珞仿佛有光。那种暗金的华彩沉实无比,不是“金碧辉煌”可以形容,更无簇新炫耀的尖与薄。僧人的袍子是浅灰与月白色的,和深黄的庙墙一样有静气。七月正是荷花季,佛殿前的大缸里荷花已有一人多高,红荷白莲引得香客频频仰头。远离中轴线一处殿堂前白兰隐隐有幽香。选择住寺旁的天台宾馆,并非

贪图便利,而是有人说这里能听到蛙鸣。虽然后来只听到响亮的蝉噪,但在雨后的阶沿,的确看到一只小青蛙跃进草丛里去了。宾馆前一畦畦水稻田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视野,“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关于童年的歌里,唱的就是这样的风景。远处的松树秀颀挺拔,不是园林或庭院中老气的模样。

在石梁景区,每隔一小段路总能看到清洁工用钳子把地上的纸屑捡到随身的筐子里。著名的“石梁飞瀑”,瀑布穿过横亘在两山峭壁之间的天然石梁奔流而下。工人用小桶在瀑布水潭边取水,然后用刷子认真刷洗小径旁的垃圾箱和路牌。天台真是神秀之地,人有禅心佛性不难,难的是用在谦卑待人用心惜物上。国清寺照壁上的“教观总持”四字,果然不是虚言。

一个经常漂泊的人,早晨醒来的会想一想是在哪个城市的床上,醒来的人也是有家的概念的。

哪里是家?

这次因为出版了旅行新书《像候鸟一样飞》,去了十几个城市宣传,一路走,一路盼望,经历着从南到北不同的城市在五月到八月间季节的冷暖更替,人走在路上,不断在陌生的方言和面容之间,特别渴望熟悉的安全感。那种熟悉感来自于时间,比如我出生的城市常州,还有我生活过十年的城市上海和北京。或者是我现在定居的城市南京。在这几个地方做书的宣传和别处不一样。

在外面走完大多数宣传之后,我在 8 月 8 日回到家乡常州,因为给恐龙园主办的杂志《最龙城》写稿,所以在常州的新书分享会就在他们杂志有关的一个创意园区的天乾创客空间举办。那之前每天都是高温暴晒,到 7 日才有台风登陆浙江沿海,8 日那天天空澄明朗澈,在家乡享受到的照顾就是出门好好的,进室内开始外面风雨大作,然后活动结束后又风平浪静,丝毫不影响所有坚持到活动最后的人的室外大合影。那天活动现场还有吉米的厨房提供了精美的糕点。晚上则是和嘉宾们在艺术家洪磊的工作室汇合

之后去附近的海鲜馆欢聚一堂。什么是家乡的人,就是饭桌上那些认识了二三十年,嘴里互相损着彼此,心里却又互相盼着对方好的人。

我在 8 月又会有两场活动在上海,22 日晚上是在著名摄影师尔冬强和李琳陕西南路上的汉源汇,携上海几位文艺女神与读者相约!著名歌剧演员王维倩,摄影师何肇娅,动感 101DJ 唐唐《周末辰光》《对不起我爱你》节目主持人,晚上聚会聊天,我会说说自己和书。陈村、周杰、梁辉、郭一名等上海艺术家也和我们相约相聚。汉源汇的前身是绍兴路上张国荣曾经也去过并且喜欢的汉源书屋,我在上海居住的十年多次去那里,店内收藏的各种旧家具和物件都是一种时光的证明。24 日下午则是我为《像候鸟一样飞》一书在上海书展和读者见面,被海报称为:蜚声文坛的美女作家;后来,她是游走文学、艺术、音乐等多个领域的跨界才女;再后来,她抑郁、隐匿,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她回来了,像一只候鸟,从每一个寒冷的季节飞往温暖的国度。这次,她将自己的内心剖开,呈现一个真实而坦荡的赵波。

只有家的城市,才会有像亲人一样的朋友。感谢你生活,感谢你我有缘相见。

让思想拐个弯

找关系

◆ 顾土

想当年,关系曾经是个罪名,起码是个有罪名的嫌疑,例如“港台关系”“海外关系”“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一旦严重了,大家还会争着“脱离关系”。那时一说关系,就觉得要惹祸上身,假如被人追问“你和他(她)什么关系”,脸色肯定会刷白。有人明明没什么事情,可结论却要来个“社会关系复杂”,给人一种反正不是好人的感觉。

这些年,昨非今是,关系已经变得炙手可热,凡事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而且总是为自己有个关系而庆幸不已。看病、犯事、上学、买票、升迁直至生孩子,好像人生从出世那时起就不能不在关系中长大。有权有势有名的,关系最好找,不找也有人送上门来;这几样都不靠的,用钱也能找到关系,但需要利益交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人,天生喜欢张罗,江湖气很重,他们自己啥也不是,却可

以将各方面的关系汇聚一起,手里永远攥着一堆关系;如果连这种张罗的本事也没有,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恰好有个亲戚、有个同学、有个邻居、有个发小,是这个关系链的一端,于是很可能时来运转。

找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有的关系过去好找,现在找了也没多大用。30 多年前,我所在的单位比较容易买火车票,那个年代,买火车票好比登天,所以在我们这些单位职工的背后就有一群社会关系是靠我们来解决出行问题的。后来乘飞机变作家常便饭,我们的压力顿时减轻许多;再往后,买火车票成了个技术化、社会化、公开化的事情,满大街都是售票窗口,我们单位的买票专员也只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前出了交通事故,尤其司机违章,找关系是第一时间的第一要务。关系硬、关系铁的,口气就是:我

诗歌口香糖

无题(408) ◆ 严力

- 一些精英总是一有空就在文化的脸上化妆出明天的流行表情
- 人间有很多种幸福都是反映器官感受的但这类感受确实与堕落的距离最近
- 生活就是要让你学会从冬季里搜出火从夏季里搜出冰淇淋
- 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总是一再提前那时候银行与投资的机会还都没开门
- 飞吻不是为了飞而是为了降落就像吃素并非为了减少荤的行为